

以前,没有摄影一说,都叫照相。摄影的人,都称“照相的”或“照照相的”。直到现在,走在大城市,我看到那些“摄影机构”“摄影沙龙”“旅拍”等,都觉得生分,还是“照相馆”亲切。比如我念书时常去的太原的“开明照相馆”“坞城照相馆”。现在,我们每开完一个大会或搞完一个活动,总有人要张罗着合个影,我还是比较习惯说,就是大家照个相嘛。

说起来,父亲早年就是个“照相的”。父亲十五岁进县印刷厂当工人,后来,不知道县里怎知道父亲会照相,便把父亲抽到了县上工作,主要工作就是“照照相”。先是在农政部、公安局,后来又到人武部,据说还参加过《汾阳小报》的工作。我记忆最深的,是父亲用的“海鸥”120照相机。这个相机跟随父亲几十年,起初是放在父亲结婚时的一个绿扣箱里,后来,父亲就把它保存到一个大衣柜中。怕蹭坏,父亲把它用衣服夹裹起来。每次出去照相,父亲总是轻轻地取出相机,用干净抹布擦拭一遍。这个相机是个长方形的,外面包装是个棕色牛皮壳子,壳子底下有个窟窿,可以穿一条螺丝与相机固定在一起。牛皮壳子两旁连着一条牛皮带子,可以挎在脖子上。壳子里面是一层红丝绒,软软的,一点也伤不到相机。父亲最潇洒的一张相片,就是穿着短袖白衬衫,挂著“海鸥”120相机的那张。满脸笑容,神采奕奕。

父亲就是用一台照相机,结识了很多农民朋友。那时候,父亲骑一辆加重“飞鸽”自行车,平川常去的村子是贾家庄、北廓村;山区去的比较多的是万户侯、熬坡、南偏城、张家堡。有时候,父亲去村里照相也会把我带上。一进村,就会有人围了上来,有的还会嚷嚷:照照相的来了。这时,就会有熟人或村干部迎了上来,把父亲接进大队或村干部家里,喝几杯茶抽几支烟后,父亲便开始工作。那时,村干部就把提前选好的人,叫到大队部。父亲把拍照的主题和要求讲一遍,那些被叫来的人,仿佛是电影演员,父亲就像是导演。每次随父亲下乡照相,我都会看到他带着人们到处选景,选道具,选穿的衣服,甚至还得指导他们的手势表情,纠正她们梳的辫子的样式。

◇美食

咸菜炒毛豆

□ 陆漪

早晨起来,先生把饭菜都端到了桌上,咸菜炒毛豆的清香又飘了过来。咸菜炒毛豆是我最青睐的早餐配菜,夏天,它与凉开水泡饭搭配;冬天,它和小米粥相约,都让我欲罢不能。

毛豆,是新鲜连荚的黄豆,其荚作扁平形,因荚上有细毛而得名。毛豆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,其踪影遍及大江南北的田间地头。在家乡它是最普通、最平常、最不起眼的一种农作物。自我记事起,乡下的人们不仅喜欢在园地里种植几畦毛豆,还见缝插针在田边地角栽种毛豆。人们在春耕、春种时起大早给毛豆除草、施肥,见此情景,我脑海中常不自觉地浮现出陶渊明的诗句: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,夕露沾我衣……”而生命力旺盛的毛豆葳蕤在野草间,生机盎然。

毛豆上市时色泽嫩绿,青翠可爱,是人们喜食的蔬菜,常以鲜豆粒入饌,从豆荚中剥出的豆粒圆润如珠,是烹调的上好食材。剥好的毛豆烹调有多种方法,可炒、烧、蒸等;在食料搭配上,它表现得富有君子风度,既可与荤料配合,也可与素料搭档;既可当主角,也可当配角,总能以美食的姿态呈现在餐桌上。毛豆可以烧小公鸡、烧鱼、烧肉,可以炒青椒、炒茭白,还可以做豆腐汤、冬瓜汤等,入口鲜美,常吃不厌。

而咸菜伴着我度过了贫穷而纯真的童年。汪曾祺曾在《咸菜和文化》中说:“中国咸菜之多,制作之精,我以为跟佛教有一点关系。佛教徒不茹荤,又不一定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,于是就在咸菜上打主意。”咸菜与宗教有关,只是汪老先生的一家之言。那时候的农村老家每家都有腌制各种咸菜的习惯,莴笋、萝卜、黄瓜、芥菜、白菜、雪里蕻、洋姜等等。记忆深处的几个腌制咸菜的缸轮番上阵,一缸接着一缸。早晨起来,一块咸菜吃痞,就着馒头、玉米粥,我们也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腌制咸菜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,先把腌制的蔬菜洗净晾干,铺在缸内,然后均匀地撒上盐,找来合适的大石头压上,过一两天,把腌制出来的水倒掉;将腌制的菜沥干后放入黄酱或甜面酱中进行酱制,使酱中的糖分、氨基酸、芳香气等渗入到咸菜坯中,十天半月咸菜可以出缸了。洗上一根直接入口,咸鲜脆爽,滋味醇厚,确实是下饭喝粥的绝配。成家后,我嫌腌制过程麻烦,偶尔去市场上买点咸菜解解馋。味蕾是有记忆的,而且是永恒的,咸菜打过底的人生一直在回望,回望当年眷恋的食物,即便原来粗糙的食物已让岁月打磨得圆润起来,而当年寻常普通的咸菜炒毛豆一直让我爱不释手。

当咸菜与毛豆邂逅,带来的是味蕾的美好享受。毛豆清嫩舒爽,咸菜可口入味,越吃越觉得有滋有味,而制作过程很简约。取几根腌制的黄瓜或莴笋洗净,切成细粒状,用手握住挤干,待油锅烧热后放入咸菜爆炒,炒干水分盛起。油锅内放入姜、青红椒、毛豆翻炒,加少许水,待毛豆七成熟后,加入咸菜,放入适量糖、鸡精,再次翻炒,稍候起锅撒上葱末,色香味俱全的咸菜炒毛豆成功出炉。炒制后的毛豆依然光亮翠绿,它吸取了咸菜的咸鲜味,而咸菜中也融入了毛豆的丝丝清香,咸鲜味和清香味沁人心脾,简直是视觉、嗅觉和味觉的三重享受。因此无论是街边小吃,还是高档饭店,咸菜毛豆都是深受人们欢迎的经典凉菜。

咸菜炒毛豆不仅味道好,且营养价值、药用价值高。毛豆富含植物蛋白、多种有益的矿物质、维生素和膳食纤维。毛豆所含丰富的钾,能缓解炎热天气造成的疲乏无力和食欲下降;因含丰富的膳食纤维,而享有蔬菜中的“纤维冠军”之称,其有助于防止便秘,有利于血压和胆固醇的降低;它还具有补气健脾的食疗功效,适宜脾胃虚弱的老人食用。而咸菜由各种蔬菜调制而成,食用可促进唾液腺分泌,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,其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适量食用可以开胃增食,促进肠胃蠕动,帮助消化。

品味咸菜炒毛豆,品的是美味,品的是情趣,品的是内心对童年膳食的向往和期待。人行就可复,岁行哪可追?让昨日的怀念和今日的味道,一次又一次去唤醒思绪和味蕾……

三川河

117期

◇童趣拾遗④

照相

□ 李 峰

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很繁琐,一耽搁,就错过了那恰到好处的光线,就又得重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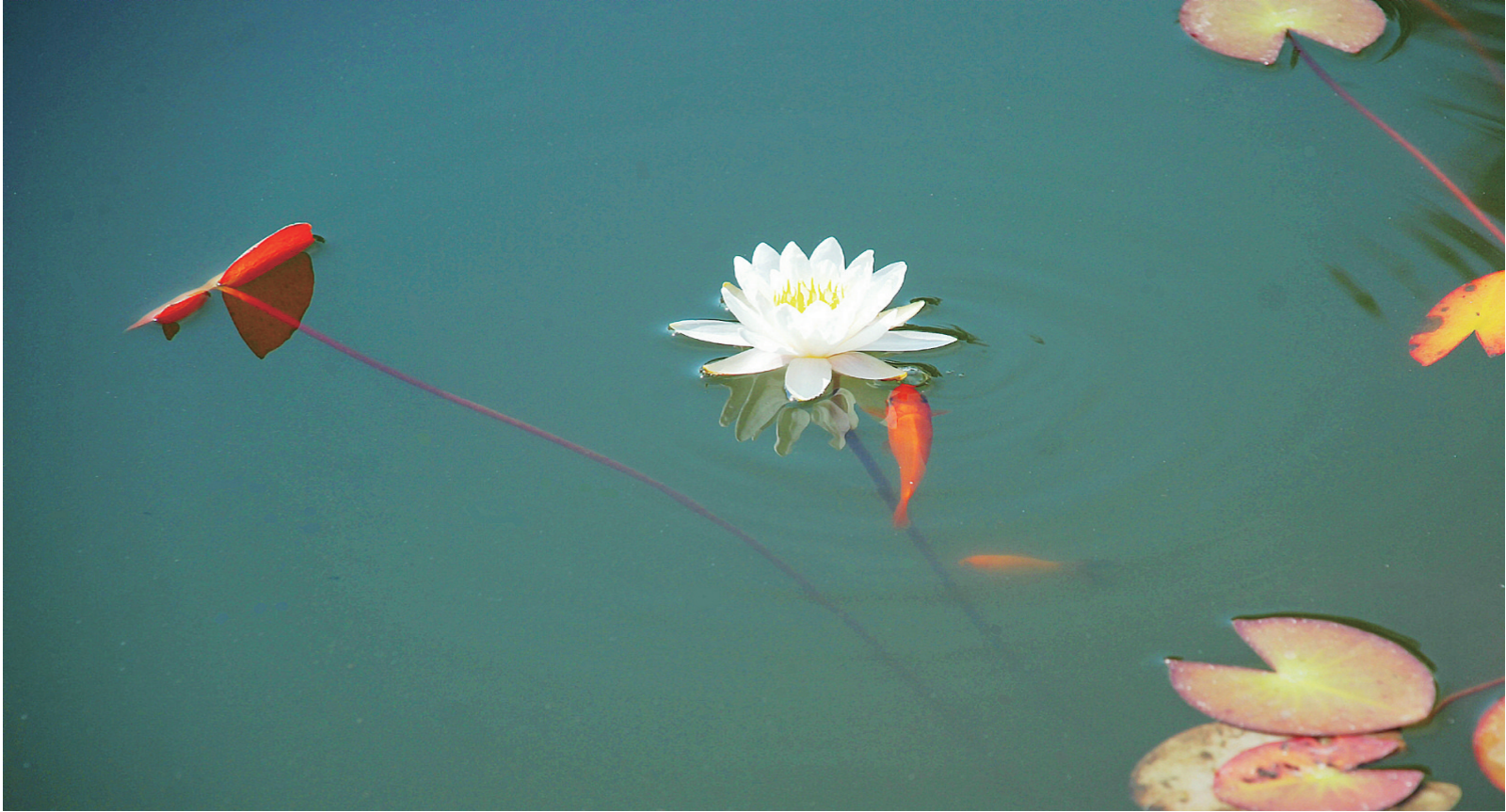
每次下乡照相结束后,往往就过了正午,大部分时间是在村里吃午饭。那时,村里就会派到农户家里吃,被派到的农户都很热情,都要炒几个土菜,请父亲喝几杯,有时,村干部也会陪同。在农户家吃饭前,父亲就把照相机里的剩余胶卷的张数数一下,若还有几张,父亲就把农户家的人叫在一起,或专门为老人和孩子,把剩下的几张胶卷用完。一说给他们免费照相,那些农民可高兴了,从屋里拿出凳子,把姿势摆了又摆,脸上尽量调整成一年中最灿烂的笑容。这之后,父亲就又给自己找了个活。回到城里,还得把给农户的照片也洗出来,还得再等下次下乡时送来。这样,一来二去,父亲在每个下乡蹲点的村,就有了不少的农民朋友,他们都特别欢迎父亲的到来。甚至,常常跟大队干部打听,城里照相的什么时候还来,还想给孙子照个满月照,给老人照个标准像,或者是人全时照个全家福。

那个时候照相用的是胶卷,每照完一个胶卷,就得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来。取胶卷可是个技术活,弄不好就会全曝光,功亏一簣了。取卷、冲卷、洗相,本来都应该在专业照相馆暗室里进行。父亲没有专业的冲洗地方,只能自己想办法。通常照满一卷后,父亲就会把家里的窗帘拉上,把一个大被子抱在炕上,然后,自己拿着相机把头钻进被子里。此时,被子里没有一丝亮光。父亲就全凭着经

验,把相机的牛皮壳子卸下来,再把照完的胶卷倒回去,然后,打开相机后盖,取出胶卷,粘牢后装进胶卷筒里,才能掀起被子出来。每次取出胶卷,他总是长出一口气;庆幸没有曝光。冲卷洗相,父亲大部分是在鼓楼东的一个老照相馆里进行,那里有专门的暗室。我跟着去过几次,暗室里一片漆黑,只有一盏微弱的包着红布的红灯发出一丝亮光。只见父亲熟练地把显影粉和定影粉,分别倒在两个大搪瓷水盘里。然后,把相纸先放在显影粉水里,用一个镊子在显影粉水里翻来翻去,很快,相纸上就显现出了照片的内容,或人物或风景。一同放到显影粉水里的,不光有工作上的照片,还有父亲为那些农户拍的照片。我一看就认了出来,说:爸,看那不是张家堡的张尔应的父亲吗,那不是贾家庄的宋克礼吗。我乐着,父亲也露出了笑脸。显影后还要定影,就是把这些显影后的照片,再放到定影粉水里。最后,夹出来后,才能晾干裁边。一般工作照都是裁的方方正正就可以了,那些农户家里的照片,父亲就用花刀裁出花边,那些照片就更生活更好看。忙时,父亲在夜深后,也会把我们住的窑洞,布置成一个暗室,冲洗照片。只见他在窗帘上再加挂上一层被单,把手电筒用红布包起来,然后,就把那些显影粉水和定影粉水,倒在两个盘子里,准备好镊子。这个临时暗室就算布置好了。父亲工作时,母亲和我们有时也凑过去,看那些人影慢慢地从显影粉水里走出来。是那么的神奇。不一会,父亲就对我

们说:睡去吧,明天还要上学哩。活计多的时候,父亲要工作到快天亮才能睡一会儿。那个年代的照片都是黑白照,有时,父亲还得给照片上色。我见父亲把照片颜料用毛笔尖蘸上,像给年画染色一样,轻轻地涂上去。他有一张夜色下巡逻的《民兵》,我全程观看了父亲为它上色。月光的皎洁和民兵手中的两把刺刀,明亮明亮的,至今记忆犹新。

就是因为父亲喜欢照相,而且家里常有一两台照相机,所以,我们家的照片就特别多。院子里的花开了,要照;朋友来了,要照;添丁加口了,要照;飞来一只漂亮的小鸟了,要照。照的最多的是每年春节的全家福。春节那天吃过早饭后,父亲就张罗我们照相。那时,我和弟弟们,就在院子里摆好一排凳子,让长辈坐下,我们几个就站在后排。照相机有自拍定时功能,每到这时,父亲就在大家对面摆个凳子,不够高时,就把两个凳子码起来,然后,自己先对准调好焦距、光圈,定好时,开机后,就迅速坐到给他预留的空位上,听到相机“咔嚓”的一声,大家就哈哈大笑,表示今年的全家福照完了。那时,家里的墙上除了贴年画,还要挂一些相框。相框里主要是家人和亲戚朋友的照片。我们家每年进了腊月门,扫舍完后,就要把那几个墙上的相框摘下来,启开相框背面的三合板,把相框里里外外擦得干干净净。有一个小污点,父亲都要在上面呵一口气,擦干净。然后,就把那些照片摊在炕上,挑选。当年



◇茶余酒后

一方庭院

□ 刘云燕

一条是吊起来,充满了丰收的喜悦。

姥姥是个爱花的人,在院子里种满了蔷薇,牵牛,金银花。到了花季,那些花儿就将围栏装点成了花的瀑布,引得很多人前来赏花。花开得太多了,姥姥就把这些花装在粗粗笨笨的罐子里,有的装在小花瓶里,甚至废弃的轮胎里,生机勃勃,花香四溢。我可以看花树,可以看小鸟,此时就会想起巴金笔下的园子:“现在园子里非常静,阳光照在

◇闲情

观荷记

□ 方华

来呢? 确实,荷开烂漫的大渔滩依然显得空旷沉寂,这种自然野生、未经雕琢的状态却令我喜爱。在我眼里,大渔滩就像是一枝出水之荷,天然去雕饰。

缘岸行走,不知不觉转到了对岸河湖相夹的一道堤埂。绿树丛中,竟现出孤零零的一间老旧青瓦房。走近,见屋前的竹椅上坐着一位瘦削的老者,正在树荫下纳凉。老人身边的一水湄,有一只称作“腰子盆”的小舟静静地泊在密密的荷叶下。

与老人攀谈,得知,这堤埂上原是一所小村庄的,村里人羡慕城里的热闹生活,早都拆迁搬到附近的城镇去了。老人说,这里的空气多好啊,你看这夏天都不要空调风扇。和老人攀谈套了近乎,坐上仅能乘坐两三人的“腰子盆”,老人竹篙一撑,小舟便离岸入了荷叶丛。

拍得好照片一定要补上,旧的照片撤下来,装在一个照相袋或牛皮纸信封里,就算存了。之后,再把那些相框挂上去。平日子,时不时地看看。特别是有朋友来了,主人就会高兴地指着相框里的人,说明一番。

在父亲的照相生涯中,有一些照片已成了绝版。比如,他为核桃大王王厚富、民兵英雄陈正孝照的照片。这些照片,我在拍摄电视片《汾阳人》时,都拿出来在电视镜头里用过。还有贾家庄、北廓村民兵训练,万户侯、熬坡种苹果、梨,南偏城村发展核桃林,张家堡村农机站等等的照片,都成了珍贵的资料。这一堆一堆的老照片,父亲去世后,我怕母亲睹物思人,就都收罗到我的家里,准备适时为父亲出版个影集。也算是对他最好的纪念,在整理这些遗物时,我收集到了不少父亲在《山西日报》《华北民兵》等刊物、报纸上发表过的作品。还有一张是发表在《中国摄影报》的,这在我们小县城,恐怕是绝无仅有。翻看这些老照片时,还发现了父亲的山西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证明。

时光荏苒,转眼父亲已走了十四年了,我也六十岁了。这飞速流逝的时光,多么像一张一张渐渐泛黄的老照片。原来,我想收藏了父亲用过的那个“120”海鸥照相机。母亲告诉我,你爸离职时上缴给公家了。我一怔,这让我再一次仿佛又看到父亲藏在衣物里的那台相机,掀起被子卸胶卷的情景,还有他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那张照片,还有……

后来,我也就开始喜欢上了摄影。不过,我不会用父亲的那种相机。一开始,用“傻瓜”照,后来用“尼康”拍。每次出门,准要把照相机带上。偶有发现,立即抓拍,生怕瞬间流失。多年后,也有几张照片还像模像样,洗出来放大,摆在办公室和书房里,挺有点意思的。有一次,贸然参加青海举办的全国影展,还得了个优秀奖。我知道,在父亲面前,这不能算子承父业,但也有一点传承的味道。

照相,这儿时的印象,越来越泛黄、古老,都成了一张一张的老照片。而记忆却越来越清晰,像泡在那一盆一盆的显影粉水里,淡出,定格。

西菡
风菡
愁香
起销
绿翠
波叶
间残。

肖明摄

普洱茶,茶香氤氲。而茶具也是亮点,描金的精致紫色小茶碗,怎么看,都是雅致。最妙的是月光皎洁,我们相伴喝茶,看着清光从树间筛洒,泻了一地的碎银。如果遇到雨落时分,苔痕阶绿,花前品茶,也是一种美妙的境界。

有了一方庭院,似乎与自然天籁就有了一个融合的平台。在这里,我赏月光,看星辰浩瀚,也听得小虫子在奏响自然的交响曲,呼吸的都是最新鲜的空气,感受着四季更迭的变换。

梁思成曾说:“对于中国人来说,有了一个自己的院落,精神才算真正有了着落。”林语堂也曾说人生之二十四件快事,其中便有:“宅中有园,园中有屋,屋中有院,院中有树,树上见天,天中有月,不亦快哉!”

一方庭院,哪怕很小、有阳光、有月色,有清风,有花香,就非常幸福,非常具有诗意了。

荷荡中本是没有路的,小舟行处,荷叶便在船头向两边闪开,现出荷下的清清碧波。坐在舟中,荷叶高过人头,充塞鼻息的满是荷的清香。遇到成熟的莲蓬,老人便将船撑近,或是用竹篙将莲蓬儿钩过来,让撑着一把小花伞坐在舟中的她采摘。让人情不自禁地吟道:“采莲南塘秋,莲花过人头;低头弄莲子,莲子清如水。”

初生的叶卷如苞的小荷尖上,会看到静立的蜻蜓,正是杨万里的诗意。舟中仰观绽放的荷花,则每一叶花瓣都好似透明的。风起时,粉红的花瓣舞动,在蓝天的映衬下,宛如裙袂飘飘的舞女。

老人让不时赞叹的她采几朵荷花,她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,说掐下一朵美色就少了一个结籽的莲蓬,不忍心。老人于是让她采几片荷叶回去,说将这野生的荷切成丝泡茶,特别的清香解暑。

弃舟上岸,告别老人。与她头顶宽大的荷叶在荷丛中沿原路返回,快意的心境里,便觉得我与她是两朵艳阳下行走的荷,清凉的诗意如泉般涌自心底。

回望整个大渔滩,蓝天白云,白鹭飞翔,轻风吹拂,水波漾漾。这宛如唐诗宋词般优美的境界,让我步步流连。